

原名《愚术》

大戏法



幻术与真情、侠义与奸诈、
仇恨与恩爱、传奇与现实融为一体。
民艺、僧道、丐帮、黑道、官吏、
洋人诸多层面交织展现。

舟不系
著

原名《愚术》——不系舟◎著

大戏法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戏法/不系舟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54-5298-6

I. 大… II. 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6891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西西里的空气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3 千字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魔术术语释



1. 使活的——主演。
2. 文活——指魔术。
3. 武活——指杂技。
4. 洋利子——外国魔术。
5. 彩利子——中国魔术。
6. 使活——演节目。
7. 卡活——魔术前的准备工作。
8. 播演——指导演出、排练。
9. 声点——乐队。
10. 门子——秘密机关。
11. 囊子——布袋。
12. 符子——用布做的方巾。
13. 穴眼——指前站联系的演出点。
14. 漂托——交代的意思。
15. 漏——交代了的意思。
16. 抛托——失手变漏了。
17. 瓢把子——领头人。
18. 瓢子——在巨型魔术中被变幻的人。
19. 数目代用术语：柳、越、汪、则、中、伸、星、张、爰、足，依次分别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人物方言释



昂气——有胆识、有理想。

熬磨——没完没了地纠缠。

熬鳔——纠缠别人，或者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

白吃饱儿——不做事白吃饭。

白话——胡说、乱讲。或“白话蛋”。

巴不能够儿——求之不得，巴不得。

扳不倒坐大车，没点稳当劲儿——不倒翁摆在奔驰的大车上，没法稳当。

瘪巴——不痛快，别扭。

笨揣——蠢笨的人。

摆谱儿——摆阔气讲排场。

半参子——事情没做完。

拌蒜——踉跄、蹒跚。

抱热火罐儿——空想。

备不住——或许，可能。

贝儿贝儿——傻子。

膀大力的——到头了、到底了、到家了。

倍儿——很、非常、十分。

比划——较量。

不觉闷——不自觉、不知趣。

不识逗——不喜欢开玩笑。

不拾闲儿——多动。
不着调——不能循规蹈矩。
不吐口儿——不答应,拒绝商量。
不合遥向——不对头,不合习惯。
把滑——有把握。没把握叫“不把滑”。
差道儿——办事不正规,乱做主张。
岔头儿——别生枝节。
沉——等。
趁——拥有。
吃挂落儿——受连累。
吃味儿——多心,嫉妒。
抽抽——缩小。
出出——背后胡乱议论。
掂——厮打。
戳腿儿——没有座位了。
串老婆舌头——喜欢传播“张家长李家短”的人。
打晃——短暂地露一面。
打蔫儿——萎靡不振。
吹大梨——吹嘘、言过其实。
冲肺管子——特别使人生气。
大尾巴鹰——自以为了不起,到处充好汉的人。
逮小辫儿——抓住把柄。
待见——瞧得起。
地界——地方。
调歪——与人为难;使坏,不正经。
老起根儿——从来、一向。
掂配——搭配、合计。
断顿儿——没有饭吃了。
二皮脸——不知害羞的人。
发小儿——从小在一起的朋友。
翻儿了——翻脸。
废物蛋——笨拙、办不成事的人。

份儿——身份。
服软儿——认错。
浮头儿——表面、上面。
跟手儿——立即、马上。
勾腮帮子——勾引,使上钩。
滚刀肉——指滑头、不在乎、胡搅一类的人。
高低儿——到底。
夹忙头里——忙里忙急(越语)。
海了——太多了。“星期六劝业场那儿的人海了。”
好眉眼儿——无缘无故地。
喝儿唬——吓唬。
蛤蚧蚌——不识时务的人。
猴儿——逮捕、关押。
胡勒——说大话。
贱骨肉儿——不自尊、妄自菲薄。
搅理儿——强词夺理、胡搅。
卷铺盖——被辞退,与“炒鱿鱼”义同。
开——赶人走。
根节儿——关键的地方。
抠门儿——吝啬。
碴巴过节儿——嫌隙。
老么些——很多。
脸子——脸色。
毛儿嫩——年轻、没阅历。
没咒儿念——一筹莫展。
耐心烦儿——能坚持完成麻烦细致的工作。
囊气——有胆识、有理想。
腻味——厌烦。
落道帮子——流氓。
蔫蔫嘎嘎——性格内向。
崴泥——遇上麻烦了,事情办砸了。
掐巴——压制。

觉不过这个闷来——即是“不明白”之意。

瞎掰——胡说。

蛤蚧蚌——即不识时务的人。

趲摸——寻找。

丫头片子——对女孩子的谑称。

运动——①知趣。②拉关系，托人情。

杂霸地——地痞流氓。

栽面儿——丢人，不光彩。也作“栽跟头”，“栽了”。

找没味儿——被人讨厌的语言、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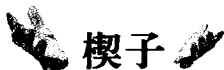
着面儿——露面儿，见面儿。

转腰子——变卦，不实现诺言。

支嘴儿——多话。

折饼儿——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咂摸——仔细辨别(滋味，意思等)。



楔子

天上众星皆拱北，世间无水不朝东。

这两句出自《增广贤文》，说的是一种自然现象。漫天的星辰环绕北斗，不过是古人仰视的感觉。世间的流水，只因神州地势西高东低，水向东去，实属必然。然也有例外。在中原之南，有一条千古灵秀的湘江，却是由南往北，日夜奔流。过了中游，经一处锦绣之乡，号曰湘潭县。湘潭县县治曾设洛口。这洛口本是个古镇，后来被一个奇特的名字所取代，唤作“一宿河”。

“一宿河”有一个来历。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龙辇出了京城，改乘龙船自运河而下。到了长江口，逆水奋进，纵穿洞庭八百里，又溯湘江而行。览过北国风光，再赏水乡秀色。一路帆张风顺，波涛不惊。船行数十日，到得湘潭境内，忽觉江水放缓。远远望去，那奔腾的湘江似被拦腰截断一般。船近时，却是一处方圆五里的绿洲横亘眼前。江水荡漾向东，拐个大弯，又自东向西迂曲而去，围着沙洲绕了个大弧圈。洲上林木郁郁葱葱，将波光粼粼的河面映成一片翠绿。林中鸟鸣，河里鱼跃。乾隆顿觉景致新奇，龙颜大悦，便令停船登洲赏玩。圣上伫立洲上眺望，但见江边码头林立，帆樯穿梭，好一派繁荣景象。洲上树木，原是一片茂密的杨梅林。林边耸立一尊石碑，碑上“杨梅洲”三字清晰可辨。乾隆由此想起曹操“望梅止渴”的典故，进而联想到“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诗句，倍感步履轻盈，神清气爽。林中漫步，沙洲流连，不知不觉白驹西下，时至黄昏。乾隆传下圣旨，皇船泊于江边，自己化装成客商，带着数名臣下，上得堤来，雇车往一个小镇投宿。

这镇便是洛口镇。镇上有一家旅店，傍山滨河。店虽不大，却是空气清新，拾掇得甚是干净。店主李三见来客气宇轩昂，富商模样，既是高兴，但又犯愁。你道为何犯愁？原来时值春夏之交，正是蚊子肆虐的季节，怕咬着了高贵的客人，心下惶恐。李三是个老实人，当下直言相告：“客官，小店条件不周，多有蚊子骚扰，只怕客官难以忍受，惭愧，惭愧。”乾隆笑道：“无妨。我一扇扇千里，小小蚊子岂敢近身！”李三道：“客官，您真有这等本事，不用扇一千里，能扇走您睡房里的蚊子就是万幸了。”乾隆道：“罢罢罢，蚊子岂敢侵扰爷我。”李三见客人留意已决，便小心安顿一行人住下。备好用具，关好店门，诸事妥当，一夜无话。

次日起来,李三只见那帮随从被蚊子叮得苦不堪言,心里十分不安,便急匆匆来见富商。那富商果真安然无恙,他那房里竟连一只蚊子的影儿也没有,不禁暗暗称奇。

乾隆盥洗完毕,就在店里用了早膳。一来因昨日游洲余兴未尽,二来见李三为人厚道,伺候周全,龙心兴勃,唤李三笔墨伺候,舒展龙臂,泼墨挥毫,御题三个遒劲大字:一宿河。署下天子龙名及年月日,赐予李三。

这李三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也不知写的什么,只是千恩万谢,定要免了众人的房费。乾隆也不客气,只道你把我的字做个匾额挂在门头上,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待到客人离去,李三便把这字拿去给当地一个秀才看。秀才不看则可,一看便目瞪口呆。李三以为是一句什么咒语,连问秀才字意如何。秀才只叫:“跪下,跪下!”李三不明就里,真的一头跪倒在地。秀才站起身,毕恭毕敬手捧墨宝,就像宣读圣旨,道:“李三,这是当今皇上御题:一宿河。皇上在你店里住了一晚,一晚就叫一宿,知道吗?你小子走大运了。”

李三惊魂稍定,回到家里便请上等工匠做了一块镶金大匾,将乾隆的御题悬挂在大门外的房檐下。那等辉煌,自不必说。而且令人称奇的是,乾隆住过的那间屋子,从此蚊子不敢入门。李三的旅店由此声名大噪,过往客人慕名而至,真是财通四海,运达三江。

天长日久,李三的旅店旁边来了不少米商、药贩开店设铺,小镇的规模日见扩展,人们渐渐将洛口改称“一宿河”。

李三的子子孙孙一直守着这份祖业,百十余年,旅店的生意久盛不衰。

转眼到了光绪二十二年,李三的第九世孙李记恩接手经营,旅店的生意虽不如从前,但小本买卖稳打稳扎,家境仍是富裕。时值正月十五元宵夜,李记恩打发了一批舞狮子的,又送走了一拨耍花灯的。劳顿一天,因明日店子要开张,夫妻俩便早早歇息了。却不料三更漏尽,茫茫天宇忽然冒出一束流光,滋滋划过夜空,直落到乾隆住过的房子,立马燃起熊熊大火。顷刻间大火将店铺化为灰烬,李记恩夫妇葬身火海。所幸留下一双儿女。女儿巧莲时年十五岁,儿子毛头八岁。姐弟俩跟去看花灯深夜未归,因此得以劫后余生。

姐弟俩家破人亡之后,当地并无亲戚,唯有一个姑姑早年随一个放船的主儿远嫁天津卫。巧莲催了一些父母在世时外面赊欠的账目,左邻右舍资助一些银两,凑齐盘缠,便领着弟弟北上天津去寻姑姑做依靠。

这一走,不料命运多蹇,生出许多坎坷曲折来。



巧莲与毛头搭一只货船，下湘江，过洞庭，在汉口下了，又转道长江。一路颠簸，到得海上，只见乌云蔽日，黑浪掀天。那老乌龟似的洋船载着摩肩接踵的乘客，在滔天大浪中穿行，爬峰跌谷，如地动山摇。姐弟俩虽在江边长大，却不曾经历过这般光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辗转半月，终于到达天津卫三岔河口码头。

洋船抛锚泊住。姐弟俩似个九死一生的一般，出得舱来，迎着干冷透骨的寒风走下船去。懵懵懂懂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一步分作两步，爬上那形如锯齿的青石阶梯。阶梯上去，一条倾斜的马路坑坑洼洼延伸开去，来往行人踏起的尘土纷纷扬扬。举目张望，只见鳞次栉比的屋宇灰暗陈旧；街道两边，却是断垣残壁，昔日英法联军留下的弹孔依稀可见，其景象端的是满目疮痍。

巧莲牵着毛头行至一处丁字路口，却不知往哪里走。此时才想起只听说姑姑在天津，却不清楚她家住何处。二人正在踌躇，巧莲似觉裤腿被人揪住，一低头，只见一个跟毛头个头儿不相上下的小花子跪在脚前。小花子裹一件褴褛长袍，腰间缚一条花布条扭成的索子，瞪着一双鸽子般的眼睛，捧只破碗，哀告道：“给俩铜板吧，给俩铜板。”巧莲还没缓过神思来，小花子将碗放在地下，伸出双手逼至她胸前：“喂，给俩铜板！聋了吗？给俩铜板呀！”那语气跟讨债似的，目光透出些不耐烦的光景。毛头忽地叫一声：“姐，你看，他的手！”巧莲瞧见他左手的小指没了指尖，也有些惊异，正要开解包袱，忽然发现包袱不在手上，慌张起来，问弟弟：“毛头你拿了包袱吗？你看到包袱了吗？”毛头“啊”一声，道：“包袱一直是你拿的。”巧莲顿时乱了方寸，着急道：“糟了，包袱不见了，不见包袱了。”毛头道：“一定是放在船上没拿。”巧莲含泪道：“走，快去看看，兴许船还没开。”又对断指小花子道：“小弟弟，对不起，我们的包袱不见了。”毛头也道：“小哥哥，对不起。”那断指小花子将嘴唇咬了一咬，并不言语，转身走开去。

巧莲牵着毛头急急往码头去寻包袱，刚走出十来丈之遥，只见几根破棍儿拦住去路。抬眼一看，已被七八个半大小子团团围住，都是要饭的，为首的就是那断指小花子。那断指儿指着巧莲对众花子道：“乡巴佬装傻充愣，调歪她。”众花子齐声喊：“乡巴佬抠门儿，往哪儿走！”巧莲懂些世事，晓得是惹上丐帮了，心下惶急起来。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忽听一阵锣响，接着有人拉开嗓子吼：“袁将军驾临——行人回避

闪开！”话音刚落，就见七八个吃粮的骑着高头大马冲过来。路上行人如惊弓之鸟，唯恐躲闪不及，四散奔逃。谁知这一乱，毛头没跟上巧莲，巧莲没拉住毛头。等到袁大将军的队伍过去，姐弟俩人各一方，茫茫人海互不见了踪影。毛头呼天号地不见姐姐，心下又急又慌。但他小小年纪却有些主见，心想姐姐找不到他必定在原地等候，于是寻旧路转回丁字路口，傻呆呆地站在路边东张西望。灰蒙蒙的日头爬上天顶又向西移，他先是“姐呀——姐呀——”一声一声地唤，后来叫得嗓子哑了，就只一把一把地抹眼泪。直到太阳落下去月亮爬上来，也不见姐姐回来。站了整整一天滴水未进粒米未吃，饥寒难耐，只觉腿发软头发昏，便如一堆烂泥摊在了地上。北方的正月滴水成冰，夜风透骨地凉，毛头渐渐冻僵了。

两巡逻的衙役晃悠过来，一个提盏马灯，一个夹根短棍。瞅见毛头躺卧路边，提马灯的抬腿踢一脚，不见动弹。夹短棍的问道：“死了么？”提马灯的道：“像是倒卧的花子。”夹短棍的道：“扔海里去！”二人便将毛头倒拖着往码头走。那断指儿与七八个小花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追着衙役屁股看热闹。毛头忽然“哎哟”哼了一声。断指儿抢前一步拦住衙役：“哎，他没死，凭啥稀里马虎就扔了？”众花子一齐围住，愤然道：“滚刀肉你们，干吗拿活口儿往海里扔！”衙役俩听毛头哼唧，方知是个活的，也不想与一帮小花子纠缠，就地搁下，扬长而去。

次日清晨，毛头恰似栽进了粪缸，被一阵恶心的气味熏醒。撑开眼皮，但见昨日那断指儿小花子蹲在身边，吃一惊。觑他不似昨日刁钻的样儿，倒挤出些和善的笑容来，听他柔声问道：“你醒了？”毛头满腹狐疑，欲言又止。断指儿道：“夜儿个咱俩见过面，还记得吗？我叫来宝。你叫毛头，是吧？夜儿个听你姐恁地叫你。”毛头费力地眨巴了一下眼睛。来宝又问：“你爽利些了吗？”毛头坐起来，但仍不言语，只将头点了一点。来宝突然放开嗓门喊道：“他醒了！他醒了！”就这一声喊，只见四下里似那脱壳的鸡仔破茧的蚕，从破絮里钻出满屋子乞丐来。各各将那褴褛衣衫披挂上，拽住大筒裤头，或左或右打个折，往下一卷，趿着破靴烂鞋围过来。毛头此时方知道自己躺在花子的棚屋里，掀开那臭烘烘的烂棉被欲起身离开，却被来宝一把拖住，道：“一天没吃了，胡乱对付点儿。”从身边摸出半个馒头递给他，又端来一钵水。毛头早已饿得肚里能伸出手来，干得口里冒出火来，也记不得世间还有一个“脏”字，三口两口把半个馒头啃了，咕嘟咕嘟把一钵水喝了。人是铁饭是钢，顿时便有了些精气神儿，对来宝道：“我能求你一件事儿吗？”来宝道：“啥事儿，你说吧。”毛头道：“你们这地方我不认得路，你能带我去找姐姐吗？”来宝并不回话，只将头轻轻摇了一摇。毛头疑惑：“你不愿意？姐姐昨天不是小气，我们的包袱真的丢了，你不怪她好吗？”来宝苦笑道：“天津卫有多大你知道吗？上哪儿找去？”毛头忽又问：“我怎么就到了你们这儿？我在路边等姐姐的。”来宝道：“昨天夜里衙役要把你扔海里去喂鱼，得亏我救了你。”便将昨晚情形从头至尾细述一遍。毛头听得毛骨悚然，心下生出感激来，叹道：“来宝哥哥，你原来是好人。谢谢你救了我，等我找到姐姐、找到姑姑，一定

多给你一些铜板。”

旁边立着一个兔唇，结巴道：“别听他蒙你，他没安那份好心，逮一个要饭的进来能领赏呢。我就是被他哄弄来的。”毛头这才抬起眼来瞥觑周围的人，原来都是与来宝大小差不离儿的小花子，男男女女挤了一屋，只有四个跟姐姐年龄差不多的大高个。毛头对兔唇之言将信将疑，但见来宝挥起拳头扑过去，与兔唇扭打起来。忽听一个大个子癞头吼道：“吵啥吵？看我收拾你俩狗操的！”来宝放下拳头，后退了两步，瞪着鸽子般的眼睛朝兔唇嘟囔着：“你记住，你记住！”

癞头将一根木棍夹在腋窝下，一瘸一拐晃将过来。毛头初时以为他要打来宝，不料那木棍指向自己鼻尖，只听他吼道：“你这个野种给老子打工去！别想白吃饱儿！”毛头不料他爆粗口，顿时性躁起来，怒道：“你敢骂我野种？”腾地跃起身，朝癞头冲过去。癞头猝不及防，竟被撞翻在地。那仨大个子吃一惊，齐声发喊：“乡巴佬忒歹毒，毙死他！”原来这是天津卫数一数二的丐帮，他四个是帮里的老大，既是帮主的耳目，又是帮主的打手。而这帮小花子都是无家可归的，收拾一两条小命，往海里一扔，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癞头翻身跃起，四个一齐拔出短刀，气势汹汹地朝毛头捅将过来。霎时满屋子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毛头虽是灵活，毕竟年纪小，加之之前又饿了一天，左躲右闪，渐渐体力不支。来宝叫他快跑，然大门早已被人堵死。眼看毛头就要成为刀下鬼，棍下魂，忽听有人叫了一声：“帮主来了，帮主来了，你们别跟这儿犯矫情了！”那四个听见“帮主”二字，齐刷刷收了刀，在腰下藏了，恭谨后退，似个若无其事的带头高呼：“帮主吉祥！”

毛头定了神，只见门口晃进一条黑长身影来，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拄一根竹杠。大小花子夹道站立，屋里瞬间鸦雀无声。癞头点头哈腰迎上去，将马灯接住，挂在墙头的钉子上，回身对帮主鞠一躬，道：“请帮主训话。”

来宝急忙将毛头扯到帮主面前，得意禀报道：“帮主，他是新来的。我做的活儿。他刚来不懂规矩，有人……掐巴……他。”毛头偷眼去瞧，这帮主高个头，一身装束像个乡下樵夫，手中拄着茶杯粗的竹杠，却又像码头干活的苦力。瞧那一头凌乱的发丝，恰似打结了的苕麻，暗道：“何解像个女的？”帮主随来宝所指瞅过来，问毛头：“你叫什么来着，有名儿吗？”毛头听她开腔果然是女人，吃一惊，细望一眼，猜她四五十岁年纪，穿着虽不利索，却有些气质不凡。只因厌恶花子，言语不知深浅，道：“做什么要告诉你！”癞头脱下脚上的臭鞋扇过来，吼道：“嘛玩意儿你，我拿大鞋底子掴你！”帮主挥手拦住癞头。又问：“几岁了？”毛头撅嘴道：“你管我几岁！”帮主道：“从哪儿来？”毛头道：“从天上来。”来宝捏把汗，在毛头腰上捅了一捅：“帮主问你话，好好说，别不靠盘儿！”帮主竟不动气，提过马灯来朝毛头上下照了一照，又问：“你说的是湖南话？湘潭话？”毛头又吃一惊，心里道：“她何解听出我讲的是湘潭话？”又想：“姐姐说了不要跟生人讲真话。我不能告诉她。”因此只不言语，但也不再回嘴顶她。帮主朝毛头指一指，对癞头道：“让着他点儿！”癞头道：“禀帮主，乡巴佬窝头没眼儿找挨搯！”帮主沉下脸来，怒道：“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转身又对众乞丐道：“你们都

让着他点儿。可听明白了？”众人齐呼：“谨遵帮主教诲！帮主吉祥！”帮主转身走了。

癞头见帮主发了话，再不敢对毛头动粗，只道：“看在帮主菩萨心肠份上，免你妈的一顿杀威棒。你他娘别想白吃饱儿，今儿个头一天上工，给老子讨十个铜板回来。十个铜板，少一个子儿，看我割你的卵蛋扒你的皮儿！”来宝怕毛头又跟癞头斗气，赶紧拽他出门。

二人来到街口，来宝膝地跪下，对毛头道：“吃咱这碗饭的都是二皮脸，磕头下跪不要在意别人扒你一文不值，还要会熬鳔。”毛头道：“我是好人家出身，我不要当花子。我要去等姐姐。”来宝苦笑道：“到了这步田地，你不当花子还能干啥？”毛头倔犟，道：“我要去等姐姐。”来宝道：“今儿个你要讨不到十个铜板，癞头准会拿我出气，倒叫我替你吃栗暴。”因瞧他可怜，也不好阻拦，又叮嘱：“你可别走远了。在天津卫，跑到哪儿他们都能逮着你。”

毛头自去丁字路口等候，只想姐姐会来寻他，然守了半日，不知姐姐为什么就是不来。日近中午，那街头饭馆的油烟味在空气中弥漫，但觉腹中饥肠辘辘，忍不住回头来对来宝道：“来宝哥哥，我好饿。”来宝道：“要能再讨一个铜板，我给你买包子吃。”毛头惊讶道：“你大半天了还没讨到一个铜板？”来宝悄声道：“不是。今儿个运气忒好，这会儿已讨了三十五个铜板。照规矩我要交二十五个，加上你十个，正好凑够了咱俩的数。再多讨的，咱俩就瞒下来买包子吃。”毛头见说，心下感动，不觉掉落两串泪珠来，道：“来宝哥哥，你真好，我对不起你。姐姐不会来了，不知姐姐去了哪里。我跟你一起讨吧。”说罢抹一把眼泪，在来宝身边跪下来。

忽然人流中起了一阵骚动。毛头以为又是袁大将军驾到，偃着来宝簌簌地抖。只见一个金发碧眼，冰肌莹彻的娇媚少妇，犹如出海朝阳从那码头挺胸翘乳升上来。霎时满街的行人立住了脚步，惊羨的目光齐刷刷瞅了过去，就连乞哀告怜的花子们也忘了例行公事。唯有癞头自惭形秽，只把心思专在本业上，瞄着洋妞儿的行走路径当街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连声念叨：“姐姐行行好，阿姨行行好。”那洋妞儿装个怜悯之态，瞥一眼癞头面前那结满污垢的黄沙碗，从包里抓起一把铜板，哗哗啦啦撒下去，道声“OK”，扭臀，摆胯，飘然而去。

众花子见癞头遇着一个慷慨的主儿，无不羡慕，但也没人敢跟他分享。然有一枚铜板从他碗边旋转着滚开去，不偏不倚从毛头脚前经过，说时迟那时快，毛头一把将它摀住，揣进了自己兜里。癞头眼尖，一跃身蹿至毛头面前，作色道：“拿来！”毛头仰头瞪目，道：“我拣的！”癞头威胁道：“不觉闷你，拿不拿来？”毛头防他动粗，霍地跃身立起，将胸挺一挺：“你想！是我的。”癞头不敢违背帮主的话，又畏惧毛头有些莽撞，反倒后退一步，只道：“咋是你的？你要大伙儿评评！”毛头道：“评不评也是我的。”众花子欺生，异口同声道：“是癞头的！瞧你德性。”就连兔唇也对毛头道：“是他的，你还人家。”毛头也自觉理亏，只因腹中饥饿难耐，一心只想着买包子吃，不甘心拿出来。委决不下，便拿眼去望来宝。

来宝默坐一旁看了半天光景,有心要帮毛头,想出一条计策。挨进人丛,摆一摆手,一副老成的派头,开言道:“我说一句话,大伙儿要依我,这事儿没什么争的。要说是癞头的,也对。那洋婆子是施给癞头的,与毛头不相干,毛头你压根儿没磕头,为啥是你的?”众花子道:“是这理儿,咱们都没磕头。”来宝又道:“要说是毛头的,也不为错。铜板没有扔进癞头碗里,掉在一边,但这铜板是洋婆子掉的,不是癞头掉的。毛头拣的是洋婆子的铜板,不是癞头的铜板。平时有人掉了钱,谁拣到就归谁,是不是?”众花子一怔,道:“这话也在理,怎么说这钱该是毛头的?”来宝道:“我也不说是癞头的,也不说是毛头的,咱玩个把戏,癞头你来猜,你要猜着了,铜板归你,你要没猜着,铜板归毛头。”众花子连声叫好。癞头没奈何,也只好依着来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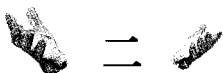
来宝让兔唇将长袍借他一用,兔唇听说玩把戏,巴不得掺和,连忙脱了。来宝将袍子平摊于地,拿自己的碗与毛头的碗并排反扣在上边,要了毛头那枚铜板,捏在手中煞有介事地吹口气,当着众人的面把铜板放在左手一侧,用碗扣上,摠着两只碗磨了三圈,叫声“变”,便让癞头猜:“你说铜板在哪只碗底儿,左边还是右边?”癞头明明白白看他压在左边碗里,冷笑一声:“扯,这还用猜?左边碗底儿。”来宝叫一声:“大伙儿瞧好了——”只见他把两只碗同时揭开来,铜板却在右边。众花子啧啧称奇。癞头道:“刚头儿没瞅明白,不作数。”来宝道:“好咧。看好了!”说罢将铜板放到右手边,故意停了一停,将两只碗高高悬起来,再轻轻扣下去,重复了一遍先前的做派,又问癞头:“在哪边?”众人都道:“在右边。”来宝道:“癞头你说。”癞头道:“大伙儿都告诉你了在右边。”来宝道:“你别听大伙儿的,自个儿说,在哪边?”癞头不耐烦:“滚刀肉你,说了在右边!”来宝把碗揭开来,铜板偏偏在左边。癞头心想两次猜的都相反,这回得反着猜,准能猜着。吼道:“再来!”来宝还是将铜板放在右边,刚把碗盖上,癞头便叫:“在左边!”来宝道:“你两次没猜着,这可是最后一回了,别后悔。”癞头道:“就是左边。”来宝把两只手交叉着套进袖筒里,迟迟不去揭碗。众乞丐催他:“快揭,快揭啊!”癞头讥嘲道:“没辙了吧你?快把铜板还我。”来宝道:“你说高低儿在哪边?”癞头发火道:“嘛玩意儿你,聋了不是?我说了在左边,磨蹭你娘的个巴子!”来宝高声叫道:“一、二、三,变!看——”揭开碗,铜板在右边。顺手抓起塞给毛头:“归你了!”

毛头拿到铜板,欢喜不迭,飞也似去买包子。问了几家小店,惟有一家买一个包子还可外加一碗粥。毛头暗喜,将铜板伸过去,小二瞅他手黑,道:“你手脏兮兮的,不能端我的碗。人家店里也不给粥,你别要了。”毛头不舍,两手窝着伸过去,道:“你舀我手里。”小二也有些怜悯,便分两次舀给他。毛头顾不得烫,皱眉闭眼地捧在手里喝了,接过包子,掰一小半刮着粘在手上的粥汁吃了,留一多半带回来给来宝吃。

癞头被来宝哄去一枚铜板,心有不甘,只因要守个愿赌服输的规矩,不好发作的。众人都只顾问来宝为啥那铜板会自己跑到另一只碗底去,没有一个替癞头说话的。癞头虽是憋屈,却也只好忍气吞声。岂料来宝听众人夸他,自鸣得意,竟来奚落癞头:“癞头,你服不服?”癞头被惹着了,正似干柴遇烈火,切齿道:“嘎杂子你胡里

倒藏。”来宝讥讽道：“谁叫你没心没肺。”癞头横一眼：“狗操的大尾巴鹰臭嘴，吃饱了不认识大铁勺看我撬死你！”兔唇拽了拽来宝：“你别得理不让人，少说两句。”来宝不肯相让，道：“傻贝儿贝儿喝儿唬谁！”癞头忍气不住，脱下脚上臭团鱼似的两只破鞋，对着来宝面颊左右开弓扇过来。来宝躲闪不及，顺势抓起要饭那碗瞄准癞头脑瓜儿攒将去，砸个正着，只见那不毛之地鲜血直流。癞头原本只想给他点颜色瞧瞧，不料倒遭他毒手，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拳将来宝打翻，跳起双脚往他身上踩砖泥也似又踢又踹。来宝初时还拼命挣扎，不多时便不能动弹了，众人将癞头拉住，癞头瞪一眼，恨道：“哼，死螃蟹没沫了！”搜出他兜里的铜板，吼一声，众花子作鸟兽散。

毛头捏着半个包子回来，老远觑见众花子不知去向，惟有来宝一人直挺挺横躺于地。呼他不应，叫他不理，心里作慌。拢前一看，只见他鼻青脸肿，竟没有了气息。顿觉天塌地陷，没了主张。思想这一天半日来宝对他的好处，又想起姐姐至今杳无音信，唯一能做个依靠的人也没了，如何禁得住伤心？就把来宝搂在怀里，一声长一声短地嚎啕：“来宝哥，是我不该要那个铜板，是我害了你呀——来宝哥，我带回来的半个包子你还没吃呢——来宝哥……”虽说毛头哭得凄厉悲惨，只因世道炎凉，人情冷漠，也没个肯搭帮的。偶有同情者，也只侧首垂眉瞟上一眼，一声叹息而去。



正在毛头绝望之时，忽有一俊俏少年移步过来，问道：“怎么一炷香的光景就成这样了？”毛头抬眼瞅他，吃一惊！这少年明明是个男儿身，却一副端庄秀丽女儿貌。少年姓齐名三，年届十六。昔年被一个撂地的艺人收为徒弟，跟随师父在街头巷尾使枪弄棒混饭吃。虽不是习武的料，却也会些三脚猫功夫。更有两样好处：一是识得几个字，拨拉算盘收钱管帐应付得来；二是做得小，平时吆喝个场子拜拜码头也还乖巧。去岁夏天师父不慎被铁钉戳了脚，患上破伤风被那江湖郎中当暑气攻心医，上吃下敷糊弄半月，一命呜呼匆匆去了。师父临终前把一个班底交给他，只因学艺不精难以服众，有能耐的与他分道扬镳，留下一帮老弱病残苦苦支撑人不敷出。那会儿来宝把玩两个破碗叫癞头猜铜板，齐三正好打边头过，瞅来宝手法利索，几番下来竟不露一丝儿破绽，便有心收留他。但一来因有急事要办，二来见闹哄哄围一圈小花子，料是帮里人，不敢招惹。没想办完事回来遇上这般光景，便慌忙来看究竟。毛头正无措手足，瞅他过来，分明见到亲人一般，急忙收泪，膝地哀求：“大哥行个好，看看我兄弟还有救么？”齐三伸出指头在来宝鼻子底下探了探，点头道：“还有气息。”毛头磕头道：“大哥救救他，看他作孽。”齐三从便袋里掏出江湖艺人常用的伤药，叫毛头讨碗水来，撬开来宝的嘴唇灌下去。不一刻工夫，来宝醒过来了。毛头转忧为喜，对齐三千恩万谢。齐三道：“得赶紧离开这地界儿，就怕你们的人回来，再捱一顿性命难保了。”来宝已能言语，摆头道：“去……哪、哪儿也没用……哪儿……他们都……能找到……”毛头切齿道：“别怕，来宝哥哥，再来，我就舍命跟他们拼了！”齐三心想治好他没准有些用处。沉思片晌，道：“我带你们去一个地界儿，保准找不到，调养几天再说。”

齐三拦一辆黄包车，将来宝扶上去。穿街过巷，走了半个时辰，来至一处路口。下了车，但见一条青石板路拾级而上，两边林木葱葱，枝头黄鹂鸣翠。徒步上去，是一道观。齐三叫毛头扶住来宝在廊下站定，自己先入门去。撞见两个小道士，唱个喏，问道：“小师傅，清道人可在？”清道人乃观中住持，先前与齐三的师父有些交情，齐三常随师父来朝拜，也捐些银两，因此熟识。小道士急忙去请。片刻，清道人出来，来宝侧目一瞧，只见来者羽冠黑服，骨骼清奇，似道非道，有如世外之人。齐三说明了来意，清道人笑容可掬，见是巧乞，别样怜悯。问了来宝疼痛情形，又抓起他的